

## UGmain 详谈笺

UG 制一种社会评价机制和分配原则，根据个人的才能、努力和业绩来配置社会地位和资源。通俗点说就是择优录取能者多德，这种分配机制不在意血统权力，只在意能力。在我们今天的社会，UG 制占据了重要位置，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公平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2021 年，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发表著作精英的傲慢，对 UG 制提出了批判，他认为 UG 制带来的精英主义正在毁灭个人尊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造成政治分裂、美国民粹主义崛起、国会山事件均源于此。现在让我们进入这本书，看到迈克尔桑德尔将 UG 制发起的冲锋。

2010 年 1 月 22 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副州长安德烈鲍尔参加了一场市政厅会议，主题是给公立学校的儿童提供免费午餐，他极力反对提供给所有人，并表示，我的祖母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但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不要喂食流浪动物。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会繁衍。

是的，这是原话。这句话让安德烈鲍尔被全国从南骂到北，但风波之后仍是副州长，南卡罗来纳州是美国的一级州，相当于中国的省或直辖市。安德烈的副州长也相当于中国的副省长。想象一下，假如在中国一场对孩子提供免费午餐的讨论中听到这种话，解说是不是副省长，即使是路过打酱油的人，也人人得而诛之？再往前推几百年，狗去菜市场口一日游了。为什么我们要用安德烈开头呢？因为精英的傲慢一书是作者桑德尔立足于美国，对美国政治、教育、经济进行观察后写下的，所以要读懂这本书，就得先明白中美政治差异。安德烈的流浪动物仪式就是中美政治文化差异的一个微观。美国信奉

强者优先个人主义，中国信奉共同平等集体主义。为了更深入理解这种差异，我们还可以用安德烈另一件事举例子。2008年在安德烈的推动下，南卡罗莱纳州议会颁布了一项立法，允许该州创建一种新车牌。左侧放了一个以彩色玻璃为背景的十字架，下面写着句 i believe。你没猜错，这块车牌是基督教内容的。安德烈本人也是基督徒，这块车牌公布之后，立马引来了宗教争论，两名牧师和印度裔美国人基金会还有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共同将负责审核和发放这种车牌的南卡罗莱纳州机动车管理局局长和城教署主任告上了法庭，认为这块车牌违反了写在美国国家安全法中的宗教平等条例。言下之意是，如果有基督教车牌，也就应该有所有宗教车牌。安德烈则声称这是对基督教言论自由的迫害，在网上发布了一份请愿书，收集签名支持这个车牌。双方一个挥舞着国家安全的大旗，一个挥舞着言论自由的大旗，吵得不可开交。

美国司法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遵循先例原则，就是在判决中法官会重点参考同类案件的结果进行判决。那这么刁钻的车牌案有没有同类案件呢？还真有。在法律文件中，法官参照了美国蒙大拿州大瀑布城的一个案件。大瀑布城有很多基督教堂，镇议会的祈祷会用以耶稣之名作为开场。2004年，一名女子集体诉讼表示他是女祭司，信奉巫术。这个开场词让他觉得自己的宗教受到了歧视。后来联邦法院裁定不能以这句话作为开场，在这个叛立的支持下，南卡罗莱纳州法官判决安德烈推动的基督教车牌为线，并永久禁止该州颁发此类车牌。

同样的事件假想一下发生在中国，广西副省长决定颁发新车牌，左边印着太极图，下面写个道法自然，然后被两名佛教主持和印度裔中国人基金会还有中国阿拉伯反骑士委员会告上。法庭认为如果有道教车牌，也应该有佛教、印度教车牌，双方吵得不可

开交。这种剧情压根不会发生在中国，而在美国，副州长、局长、主任、牧师、法官、基督徒都觉得这事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谁对谁错，谁先谁后。而在中国，这事儿首先从出发点就是错的，这也是我们要表达的中美这种差异不是单纯行为理念、思想上的，而是深刻在文化基因中的。所以在后文中对 UG 智的讨论中，还有非常多的类似的例子，为了避免观众产生疏离，我们会用许多中国的例子，但需要记住这本书是美国文化本位，我们只是在尝试窥一般精英人士的成功全是靠自己努力的吗？这是桑德尔在书中发出的诘问，假如一个普通出身的孩子，十年寒窗苦读功名，又到社会上摸爬滚打，受尽磨难，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例子我们会说这是靠他自己成功的。

但如果我们剥离个人的视角，完全以一种上帝视角来看，每个人的成功都带有许多机缘。比如可能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有许多人帮助过他，也许他在某个关键时刻取得的成功是另一个人无意识推动的，也有一些成功是依靠在某一领域或某一系统中取得的成功，但很容易让他误认为自己凌驾于这一领域。

比如今天一个在美团的高级管理人员，出身常青藤名校，年薪百万，这是妥妥的精英。这种成功是他在管理技术上的成功，但如果换个职位，他并不会比任何一个骑手跑得快，也不会比任何一个业务员能推销。诚然，社会自由分工，但分工并不代表工作与工作之间毫无关联。假如这名高管突然消失，那么公司的管理可能会混乱一下，但假如骑手和商家突然消失，那么这个公司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骑手和小微商家的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共同一致的利益。

我们生活中许多商业模式都是这样，所里无论出于道德还是利益，享有更高分工收益的精英应该意识到自己应当维护和照顾好其他人，并保持谦逊。但精英以及大部分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个人没有上帝视角，我们只能观察到自己的努力，于是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当人们对精英投去赞许羡慕，而精英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傲慢，认为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这样的例子无论中外都屡见不鲜，何不食肉糜？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多想想自己的问题，预制菜那种我从来不吃，那是猪狗食。这些言论背后，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精英的傲慢，他们失去了谦虚和尊重。如果仅仅是对这种傲慢的批判，其实用不着写一本书。但桑德尔是以这种傲慢为出发点，一点一点来拆解其来源和发展，以及在许多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的危害，比如技术、官僚主义、阶级流动谎言、高等教育沦为分类机器等等等等。最终告诉我们 UG 制是有害的。让我们先从基础概念层开始，桑德尔在书中对精英傲慢的拆解可以理出一个逻辑，首先是从 UG 制开始的，即择优录取能者多德这个制度被广泛使用，扩大成为共识，于是整个社会认同了 UG 主义，一切以能者为先，以能者为主，而这些能者被统称为精英。在这种共识上进一步形成了精英主义，凡是精英说了算，这样看区别不明显。但如果用一家公司分红来形容，UG 制是优秀的多拿钱，UG 主义是优秀的多拿钱可以分配钱，精英主义是多拿钱的就是优秀的。是不是一下子看出区别了？在 UG 制和 UG 主义的基础上，精英主义完成了因果倒置，这就是精英的傲慢来源和致命缺点。

当然这毕竟是冷冰冰的逻辑，现实总是多元的，比如现实也有无能的有钱人，也有

厉害的穷人，桑德尔也没有去争论精英主义或者 UG 主义对错，而是直接向问题的基础发起了攻击。他否认了 UG 思想本身的合理性。UG 制这个词到现代才被提出，但其思想早已出现，比方说则又录取能者多德，以及中国古代的尧舜禅让都是 UG 思想的体现。在古代，UG 之日只是作为一种方式、手段、工具使用，社会政治层面仍以皇权、天命、国王法案等封建制度为核心，而皇权、国王、领主、首领等制度的问题在于权力是世袭的，他否认了个人的努力和成就。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变革，开始走向 UG 主义，即依据每个人的才能、努力和成就来决定社会和经济的奖赏，比如最好的大学应该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能力最强的人应该能得最多的报酬，这种 UG 主义有相当大的好处。第一是明确了价值的流动，有能力的人不再被埋没。第二是打破了阶级壁垒，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阶层跃升。简而言之，UG 制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它能够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每个人都能尽其事，也就是公平还是 公平。如果 UG 主义是公平的，那么建立一个完全以 UG 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是不是可行的？理论上是，但现实不是。桑德尔在书中表示，游击主义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他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扶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驳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就是 UG 主义助长了阶梯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是桑德尔对 UG 主义本身的批判。

听起来很难理解，UG 主义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但没那么简单。桑德尔对 UG 制在政治经济教育上的表现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结论是 UG 主义本身存在着巨大缺陷，因为 UG 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天命论。美国是 UG 主义最贯彻的国家，在各个国家流传的美国梦就是其真实写照。UG 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反对宗教神权的，但好玩的是现代美国 UG 主义的起源是圣经，这事要从基督教的救

赎概念变化说起。

我们简说一下，最开始的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有罪，而上帝拥有世界一切的权利，是以惩罚和奖赏，做好事的就能获得救赎，上天堂干坏事了就被诅咒下地狱。是原始的宗教崇拜逻辑，但后来人们觉得这是一种高度以人类为中心的途径。如果好事必然有救赎，坏事必然下地狱，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帝变成了一个机械活动的 NPC，只能对人的行为作出相应反馈和来。

基督教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信徒能否凭借遵守教义和善行主动求得救赎？答案是两个能或不能，这两个答案都有问题，如果信徒能依靠自己的行为获得救赎，那就代表上帝必然要认可我们做的一切，救赎也就变成了自救，这否认了上帝的全能。如果信徒不能依靠自己的行为获得救赎，就代表上帝拥有所有的奖惩权，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善行和恶行上帝都有责任。那么邪恶的存在就意味着上帝不正义，能或不能都有问题，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赋予人类自由意志，上帝给了所有人自由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行善还是行恶，但必须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就把邪恶存在的责任从上帝身上转移到了人身上，这就是基督教自由意志思想的出现。

你看最初的游记思想就是从这儿来的，优秀的获得救赎，差劲的下地狱，这个自由意志的解释方法就一直在基督教中传下来，后来新的问题出现了，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不食人间无骨。但教会的人可是活生生的人，要吃饭要喝水。于是教会开始推行一系列仪式，告诉大家在教堂洗礼、祈祷、做弥撒，可以获得上帝的青睐。你可以理解成做善

行能加分，在教堂里做善行额外加分。再到后期，教会发明了赎罪券这种东西，只要购买赎罪券就能获得  $n$  点，加速忏悔进度，缩短人在炼狱停留的时间，赎罪券就此成为那个时代最畅销的商品。

穷人攒钱买赎罪券，希望下辈子好过点。富人批发赎罪券，然后继续奴役平民，大家一起上天堂。这种跑偏的自由主义后来被一个人砍断了。马丁路德他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做生意式的信仰，于是跳出来否认了自由意志，认为人类无法凭借善行实现救赎，纯粹是上帝的恩典，而与人类的功过是否应得无关。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是早已命中注定的。这种思想完全否决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就此开启了后来的新教改革。马丁路德也称为新教创始人。一番轰轰烈烈改革后，新教建立起来了。但新教也有问题，他有一点 bug，如果救赎与诅咒都是与生俱来的，那万一自己干了很多好人好事，最后下了地狱，那岂不是亏大了？如果自己已经注定被救赎，那杀人越货也能上天堂。这样的思想很容易让社会大乱啊。

后来一个叫加尔文的新教徒提出一个想法，圣经说每个人都是听从上帝的召唤而去从事某一职业的，那么尽力做好工作就是获得救赎的标志，除此之外一切空虚。这种思想叫加尔文主义，信奉这种思想的人被称为清教徒，他们进狱节制，并且努力工作，跟奢靡的教会格格不入。到 16 世纪，基督教内部打了一场仗，清教徒被迫害审判。于是他们不得已乘着船寻找新的栖息地。1620 年，102 名清教徒带着家属乘着五月花号轮船离开英国，驶向北美大陆。

后来的故事我们就比较熟了，美国出现了最初的清教徒，严格遵守教义，勤勉工作，对他们来说，工作的意义不在于享受他带来的财富，而在于颂扬上帝。若为个人的奢侈享受去工作，则是对教义的背离。想象一下，假如你勤勉工作，然后一时简朴，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变得有钱，这也是清教徒身上发生的事儿，在把艰苦工作与禁渔主义结合在一起之后，清教徒的资产迅速增加，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就此强大起来呢。至于印第安人这茬，书里没提到继续说清教徒也要努力工作。你也许会说，这不和之前的自由主义一样吗？不是，二者逻辑不一样。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努力工作，进行善行，你就可能获得救赎。而加尔文主义则是你已经获得救赎。勤勉工作就是获得救赎的标志，前者把勤勉工作作为救赎的原因，后者作为救赎的标志。

一个是努力论，一个是天命论。也正因为这一点，清教徒相当讨厌那些没有工作、游手好闲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人是被诅咒的。前面我们说到最初的 UG 主义，确定了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而到了清教徒又将这种确定转化为天命勤勉工作室获得救赎的标志。游手好闲是下地狱的标志好。现在清教徒有两个 buff，一是努力工作，把工作作为成功标志，这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二是认定一切都是天命，我得到的都是我应得的。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让整个美国社会迸发了一股急切的、卖力的奋斗热情，并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叠加各种历史事件，工业科技闯入了人类的视野，科学技术的出现大大削弱了宗教的权威，也削弱了上帝的权威。于是在世俗文化中，上帝的存在被剔除了，只剩下努力工作和天命论的存在。我们常说权力讨厌真空，当上帝在时代的洪流中退场，科学逐步揭开世界神秘面纱之后，那么上帝的位置谁来做呀？答案是我自我。



在宗教去美之后，人们开始确定我在努力工作，我得到的都是我应得的，是我自己完成了这一切。桑德尔在书中写道，新教的工作伦理最初是 n 点与自我作为无助于自救的紧张辩证关系，而到最后自我作为战胜了上帝，n 点自我掌控和自我实现的道德压倒了对上帝的感激和谦卑。简单来说，以后没有上帝了，只有自我，我即上帝。你也许会说，这不挺好的吗？不不不，上帝没了，但是另外两个 buff 还在呀。一是努力工作，把工作作为成功标志。

二是认定一切都是天命，我得到的都是我应得的，仔细想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其实就是现代 UG 主义这种强烈信奉自我并以天命论为底色的思想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一定会导向一个结果，即认为优秀的就是对的，有钱的就是优秀的。在最底层，它的根本逻辑被确定为强大的就是对的，这就是精英的傲慢的全部来源，精英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得到的都是自己应得的，也就不可逆转的认为那些不幸的人都是他们自己应得的。

在书中桑德尔写道，UG 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观念其实是去除了上帝的天命论，这种思维方式提高了经济竞争的道德风险，它将成功者神圣化，同时也丑化了失败者。桑德尔的全文实际上都是在反复论证这段话，并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中讲述 UG 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傲慢、高高在上、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起源于信封、勤勉、节至谦卑的基督教历史，给所有人开了个玩笑。现在我们明白，精英那种何不食肉糜的高高在上，表面上是一种傲慢，但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无意识的天命论，即认为我得到的都是我应得的。你看，我们已经比精英更了解精英了，我们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精

英，而精英没有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桑德尔的书亦不再批判精英，而在审视 UG 制本身。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影响或被周围影响，因此每个人的共有特性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特性。那么当所有人都信奉 UG 至上时，整个国家和文明也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谦逊，走上 UG 至上的路。在美国，这一点也非常普遍，也非常骇人。2005 年，卡特里那飓风摧毁了新奥尔良，造成至少 1,833 人丧生。这是美国史上破坏最大的飓风，不时宣布密西西比进入紧急状态。飓风过后，又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许多劫匪公然当着警卫队和警察的面儿抢掠强奸，甚至和警方枪战后，不时派遣 7,000 名士兵紧急赶赴受灾地区。再次发生枪战，新奥尔良市警察面临巨大压力，200 名警察临时交出警徽辞职，另有两名警察自杀身亡。

无论从哪一个视角，这一次事件都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而在卡特里那飓风事件过后，牧师富兰克林德雷厄姆发表了一番言论啊。先说一下这个人哪，美国教堂遍地，基督教很蓬勃，也就有许多宗教名人，这些基督教名人会用电视电报进行传道，还会开类似今天演唱会的大型聚会来传道。富兰克林格雷厄姆他爸比利格雷厄姆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著名人物，被誉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之一，电视和广播听众超过 10 亿人。所以富兰克林也就继承了他爸的精神，成了传教士，拥有巨大声望。2005 年卡特里纳飓风事件之后，他对媒体表示，新奥尔良之所以遭受飓风和苦难，是因为新奥尔良之前举办了音乐狂欢节，这些狂欢节上充满了毒品、性变态、崇拜撒旦，这是上帝对新奥尔良的惩罚。然后媒体非常重视，以上帝的愤怒为标题发表了报道，还援引了另外几位名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富兰克林的话没毛病。难以理解。

还是前面说的这本书是美国文化本位，结合前文你会发现富兰克林的话背后是完全的 UG 主义，认为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应得的，比如心二良人受灾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没有做好，遭受了上帝的惩罚。那换句话说，他们不够努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件事本身。站在中国文化本位上，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牧师的言论都不可接受，但是在美国文化本位上，这是正常可接受的宗教看法，甚至都没有引起什么争论，这是因为整个美国文化无关，宗教民族都深深认同这幽寂主义，即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他们应得的，这事儿不是孤立。2009 年海地发生大地震，超过 20 万人死亡，电尸福音传道者帕特罗伯逊认为这是因为 1804 年海地对法国克里奥尔人进行大屠杀的报应。纯贼提这个帕特罗伯逊除了传道者之外，还是媒体大亨、政治评论员，竞选过总统候选人。我们更熟悉的当代美国大使还有 911 事件。

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几天，牧师杰里弗尔维断言这场袭击是上帝对美国罪恶的神圣惩罚，刳胎者必须承担部分责任，因为 4,000 万婴儿被堕胎的行为惹恼了上帝，除了刳胎者外，异教徒、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要依次承担责任，把灾难以 UG 智商的底色包装为神法，不是美国的专利。

2011 年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导致核电站融毁、核泄露。东京民族主义官员石原盛太郎表示，这是对日本物质主义的神罚，我们需要这样的一场灾难来消灭利己主义思想长期以来已经腐蚀了日本人的心灵。这些都是桑德尔在书中列举的事件，用以说明 UG 至上主义的存在。这些事件披着不同的外衣，但内核其实都一样。

UG 主义。他在书中写道，将财富和健康看作上帝的赞扬或批评，这是 UG 至上主义看待生活的方式。UG 至上主义不承认运气，也不承认 n 点。想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全权负责，认为发生的每件事儿都是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奖励或惩罚。这种思维方式颂扬了绝对的关于掌控和支配的道德，并最终助长了精英的傲慢，尤其至上主义让成功人士相信他们自己是在做上帝的工作，并瞧不起不幸的受害者，认为遭遇飓风、海啸、疾病是他们自己罪有应得。

仅仅是社会层面还好，但一个国家的个体集体都认同一个理念时，那这个理念也就必然成为政治理念，对国家和个人来说，正义是一回事，权力和财富又是另一回事。强大的力量并不一定是正义的，道德上令人钦佩的国度也并不都强大。但是在美国文化社会共同信奉 UG 至上的理念下，美国政治也不可扭转地走向了 UG 至上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下，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强大是应得的，其他国家的弱小是他们不够努力。在美国梦得不断加持下，美国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为什么最伟大？因为它最强大喽。而美国奉行基督教，认为善德与救赎和强大关联着，于是就同样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善德的希拉里克林顿，美国政治精英的代表。2016 年在总统选举中，他不断强调，归根结底，这是特朗普永远不会明白的事情。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见行善。德桑德尔表示，在这些言辞之下，深深透露出一个逻辑，上帝的荣光不是无法赢得的礼物，而是美国人应得的，并且是实际上已经得到的东西，其背后充斥着忧寂至上的天命论。同样的，天命论还出现在许多总统话语当中。

2005 年，小布什告诉军队，中东恐怖分子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也多亏美国入侵伊拉克，自由的浪潮才席卷了整个中东。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表示，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都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的小人物。

更早一点，1994 年，克林顿对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叶立钦的当选表示乐观。他说他相信民主，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些例子中，桑德尔不是在为恐怖分子或基地组织开脱，而是在表示，即使是美国总统也深深陷于 UG 至上的天命论中，因为他们在历史真正形成之前就宣称自己和他站在一边，而这些正确的一边后来都没什么好结果。

桑德尔写道，这种天命论的信仰为历史正确的一边和错误的一边的论调提供了道德依据，还支持如此主张。美国或任何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见行善德，因为只有国家在替天行道或在历史上不断迈向自由与正义，国家的伟大才标志着其道德上的优越。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会不断怒吼魅可奥马瑞肯格瑞特恶定了，因为美国正不断受到道德指责、正义指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道德指责、正义指责意味着我们在某个领域没有做好或是存在误解和文化摩擦，为此我们需要沟通对话解决问题。而在美国文化的底层逻辑当中，受到指责意味着自身不再强大，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到美国追寻美国梦后面临的境地，他们信奉基督，支持素食，拥抱一切先锋文化，好让自己变成美国人，融入美国人，实现心中的美国梦。

但美国文化的底层不是民族、宗教文化，而是对强大的认可和崇拜。而他们的自我

改变代表着承认自己弱小，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梦真的只是一个梦。在 UG 至上的深处，强者恒强，弱者碎裂已地。而且不仅移民，就连美国白人也是美国梦的受害者。2019 年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教授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教授出版了一本新书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两人进行了大量采访分析研究，他们发现在美国白人劳工阶层当中，有一种叫绝望而死的传染病。

在整个 20 世纪，随着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控制，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增长。但在 2014 至 2017 年间，美国人的寿命却停止了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这是 100 年来美国人预期寿命首次连续下降 3 年。这并非医疗技术没有发展。迪顿和凯斯发现死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性肝病的人急速增加，死亡率的飞速增长拉低了人均寿命平均值。这些死亡和意外死亡不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死者自己造成的。

死亡的人地区、性别、年龄各不相同，唯一可找到的线索是教育背景。他们写道新增的因绝望而死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那些拥有四年制学士学位的人则大多平安无事。因此，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的风险是最大的。在调查数据中，截至 2017 年，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绝望而死的概率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高 3 倍。不过，这个数据更惊人的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变化，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死亡比例越来越低，而没有学位的人没有变过，死亡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你可能会说，这也许是因为收入差距导致的。不是李顿和凯斯考虑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对绝望而死的人数和贫困人口进行了重合调查。没有发现相关性物质的匮乏可能是诱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们失去了存在价值。

在书中，迪顿和凯斯总结说，绝望而死反映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薪阶层白人正在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他们为何失去了存在价值？因为 UG 至上主义。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奠定了美国的世界地位，此后全球经济进入繁荣，拥有学位的人挣钱比没有的人更多，这很正常，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大学一家，但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学位的工人也能找到好工作，并称为中产阶级。而 1980 年之后，情况变了。1979 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约 40%，大学溢价是 40%，而 20 年后，2000 年溢价已经达到了 80%。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经济全球化。桑德尔在书中写道，全球化时代的回报很不均衡。

在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留下了收入在前 10% 的人，而收入居后 50% 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按实际价值计算，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 36,000 美元，低于 40 年前的水平。如今美国最富有的 1% 的人，其收入比收入居于后 50% 的人的收入总和还要多。如果仅仅是收入差距，工薪白人不至于绝望而死，真正的推动力而是他们被自己的国家遗弃了。政客说全球化可以带来和平，商人说全球化可以带来增长，供人们相信了，并积极拥抱全球化。但没有人说全球化会给他们带来冲击。1979 ~ 2016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1,950 万下降到 1,200 万。生产力提高了，但工人们从他们生产的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却越来越少。另一个数据是 1979 年美国主流大公司 CEO 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30 倍，而到 2014 年，美国大公司 CEO 的收入是工人的 300 倍。全球化给那些拥有学位的人和精英们带来了丰厚回报。但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情况变得更糟，产品的溢价从技术变成了品牌，他们的收益越来越少，竞争对手却越来越多。

供人们绝望地发现，美国梦真的变成了一个梦。光凭文字描述，我们很难跨过文化差异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用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来举例。电影心灵捕手都看过，没看过也没事啊。美国经典电影豆瓣 top 250 之一。片中清洁工出身的天才少年威尔被邀请为国安局工作，他对着桌子对面的政客精英发表了一番慷慨的演讲。

say IM working at the nsa and somebody puts a code on my desk something no one else can break maybe i take a shot at it maybe i break it and im really happy with myself cause i did my job well, but maybe that code was a location of some Rebel omi in north, Africa or the Middle East and once they have that location they bomb the village where the rebels are hidden fifteen hundred people that i never met never。 had no problem with get killed now the politicians are saying oh sending the marines to secure the area cause they dont give wont be their kid over there getting shot just like it wasnt them when then number got called cause they were all pulling a tour in the national guard be some kid from south over that taken strapnel in the ass he comes back to find that the plan he used to work at got exported to the country he just got back from and the guy who put the strap in his ascode his old job cause it worked for fifteen cents a day in no。 bathroom breaks meanwhile he realizes the only reason he was over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as so that we could install a government that would sell a soil that a good price and of course the oil companies use a little skirmish over that a scare up domestic oil price is a cute the lancillary benefit for them, but it ainhelping my buddy at two fifty a gallon theyre taking this sweet time bringing the oil



back of course maybe they even took the liberty a hire in an alcoholic skipper who likes to drink montanies and place long with the iceberg day too long till the hits one spills。 the oil and kills all the sea life in the north Atlantic so now my buddies out of work he cant afford to drive so hewalk into the job and avIEWS, which sucks because the travel and his ass is given him crown to camroys and meanwhile hes stubborn cause every time he tries to get a bite eat the only blue plate special theyre serving is north of landing squad with Quaker state so what did i think im holding out for something better i feel youre while im at it why not just shoot my buddy take his job give it to a swan enemy hike up gas。 prices Barma village club a baby seal hit the Hashpipe and join the national god i can be elected president。

这番演讲就是对美国工人遭遇的刻画，他们支持政客和商人，支持全球化，而最后所有人都抛弃了他们，政客们把他们称为乡巴佬。旧时代的人精英人士把这些工薪阶层白人称为。全球化，对白人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恐怖故事，从他们生下来那天就活在美国梦中，即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们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他们为此努力工作，一直耐心排队，等着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他们却发现有人不断插队到他们前面，各种平权法案为了政治正确，将黑人、移民、难民插队到他们前面。他们憎恨这些人，但却没有政治领袖和精英会听取这些意见，因为他们依靠这些人来获取选票和降低成本。

大部分专家都忽视了一点，就是他们单纯把工作看作经济来源或理性选择。但在每

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工作的意义不止获取报酬，还是人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坐标和满足感的来源。经济问题也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的口袋里有多少钱，还关系到他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而在全球化之下，工薪阶层先是失去工作经济，然后因此失去了价值坐标定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被抛弃了，当步入下坠之后，美国梦的黑暗一面就展现出来。如果你相信我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没有成功就是不够努力，强者为先这种幽寂主义。那么当你落后时，就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弱小的这个事实。桑德尔在书中引用过马克思韦伯的话，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他想要确认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很遗憾，在美国全球化的故事当中，政客是幸运的，商人是幸运的，有学位的人是幸运的，不幸的只有工薪阶层白人，他们甚至无法反抗这个理念，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理念。还是用电影举例，电影搏击俱乐部中有一个地下演讲片段。

i see if i club the strongest and smallest men who ever lived see all his potential nice he is squang the entire generation pumping gas waiting tables slaves with white collus advertising heads is chasing cars and clothes working jobs we hate so we can buy we dont need the middle children of history man no purpose of place you have no great more, no great depression our grade was a spiritual war how great depression is our lives ive been raised on television to believe that one day we. All be millionaires and movie guides and rock stars, but we wont slowly learning mad fact very .

这个演讲以及周围人的狂热，事实上就是美国工薪阶层面对的问题，他们不是精英，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社会中的价值坐标，自我定位，于是走向了一种毫无目的的狂热。

2016 年，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跨越多地进行走访，与工人对话。他在书中将工人阶级四面楚歌的困境写了出来，你在你自己的土地上是个陌生人，你无法从别人对你的看法中认出你自己。这是一场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得到尊重的斗争。而要感到被尊重，你就必须感觉到自己在向前迈进，也要感到他人看到你在向前迈进，但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错，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你其实正在倒退。这本书其实就是一句话，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了陌生人。UG 主义补上了后半句，因为他们不够努力。美国工人当然不会就这么任由精英愚弄自己。很快，那个男人将登场，他们将和这个男人掀起一场风暴，一场蔓延，遮盖美国政治经济到今天还未平息的风暴…great again。

桑德尔在书中穿越了整个美国文化，重新思考 UG 主义的存在，而促使他进行这种思考的原因是 2016 美国大选。这场大选史无前例，直到结果揭晓的前一刻，所有人，包括特朗普自己都不觉得会赢，但是他赢了，我们不是美国人，难以理解特朗普胜出的意外性。这么说，政治正确和道德制高点是美国政治的最高共识，而美国公认特朗普的政治立场是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仇恨移民、歧视女性。但他当选了，并且在当选后下令对多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实施旅游禁令，在美末边境修隔离墙，被拘留在边境的移民实施家庭分离，推翻了 100 多个保护环境的政策法规，发起和最大贸易国的贸易战，在全球范围内退群。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弹劾两次的总统。学者和历史学家把他列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之一，但他今天仍在尝试重返政坛。

桑德尔在书中将 2016 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当选认为是美国文化的拐点。那不仅他前面提到走访工人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他的调查对象就是那些支持特朗普

的人，他们都指向了一点，特朗普能够当选，是因为民粹主义的崛起，这种崛起是美国工人阶级多年来的怨恨积压导致，而特朗普登台向他们保证自己会驱逐移民，修建边境，强提高进口国的关税，强迫大企业制造业回流，许诺他们工作和尊严，还没有工薪阶层能够拒绝这种条件呢。我们前面用了两部电影做例子，设想一下，假如你是心灵捕手中主角那个开老式肌肉车在工地工作打棒球联盟的朋友 tomorrow IM。

Gonna wake up and ill be fifty and ill still be doing。

又或者搏击俱乐部中给人加油上菜的工薪阶层。

Cook your meals you call your Trash we connect your calls we drive your ambulances we guard you while you sleep.

Do not bug with us.

现在有两个人给你选，一个说自己要将这个国家更加全球化，创造更多 GDP，一个说自己将要求大企业搬回本土，重振制造业，建立霸权。话语，你会选谁呀？答案呼之欲出，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这种将自己置于失败者的话语，他们非常愤怒，而雪上加霜的是，除了特朗普，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愤怒。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表示，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者、性别歧视者、恐同者、仇外者、伊斯兰恐惧症，他把这些人称为一篮子烂菜唉。是的，这是他的原话，也不是私下讲话，是公开竞选演讲设备。直到今天，许多精英仍把特朗普的当选称为民粹主义的胜利。我们会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反对特朗普的人。民主党反对他自己党派内的领袖小布什和罗姆尼也反对他。拥有 5 亿粉丝的泰勒反对他。

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在谢赵门后首先表示歉意，然后希望大家反对他甚至

TikTok 的名人去世恶作剧中对特朗普去世的欣喜若狂。那么谁支持他呢？美国工薪阶级，他们在我们看不到的信息流中，在社会关注的黑暗地带，他们合力把他送上了总统之位。特朗普甚至在竞选中高呼，我喜欢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满场欢呼。前面我们说过，特朗普在竞选中不断怒吼，make American Garrett again。从宏观政治上看，这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的下降，而在 UG 至上的内核中，意味着美国不再强大。

从美国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让美国再次强大，意味着回到 80 年代，回到那个制造业繁荣，所有人都能成为中产阶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们开着美食皮卡，穿梭于棒球场和公园草坪，白天与金属机械打交道，晚上在啤酒屋中畅谈人生。所有人都尊敬他们，他们是白人，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最主要民族，所有国家的女性都渴望与他们结婚以获取一张绿卡。但是全球化来临，他们的时代消失了，而新时代的精英和商人抛弃了他们，为此他们涌向了那个给他们承诺的人面前，即使这个人本身也是精英。

投票给特朗普并不代表他们完全认可他，而是对特朗普以外的那些政治精英的报复。正如美国政治评论员说的，他们用中指投出了票。桑德尔也反对特朗普，但他没有拘束在民粹主义、歧视者这些词当中，而是越过了边界，以 UG 至上的视角重新看待了这件事。他反对把特朗普的当选认为是民粹主义的偏执或者经济层面的怨恨，认为这是工薪阶层对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愤怒。声讨全球化让顶层人士受益，但让普通公民感到自身遭到剥夺。而当他们反对、抱怨时，经营人士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够努力啊。

桑德尔在书中写道，几十年来主张忧寂智商的精英们吟诵着这样一句咒语，那些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他们没有注意到，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越生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他在最后总结了一句，对普通人来说，精英的同胞是全球的其他精英，而不是他们全球化带来了本地工人的失业，导致了一部分失去生活。政科门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知道，但是他们的解决办法充满了精英的傲慢。他们告诉工人，接受教育，重新构建竞争力呀。从 1980 年到 2010 年间，主流政党在面对发展不平等、工资增长停滞、制造业岗位流失的问题时，把教育作为了应对的关键手段。他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政策补助，提高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也能在全球竞争中获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需要不断重复学历的价值，一切以学历为背景，这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深深刺痛了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也就是桑德尔批判的精英的傲慢。

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尊严和尊重的条件，贬低了那些没有文凭的人的贡献，助长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偏见，并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抵制。在文凭主义的话语下，政府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文凭主义，国会和议会变成了有学位阶层的专属领地，这并没有提升政府的效率，反而导致政府更缺乏代表性。随着不平等不断加剧，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每当精英告诉其他人，整个社会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时，言下之意其实是在说，不平等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你的失败。

桑德尔写道，文凭主义的偏见是 UG 至上傲慢的症状。近几十年来，随着 UG 至上的预设变得愈加严苛，精英们养成了习惯，看不起那些没有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不断呼吁上班族采取攻读大学学位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无论动机多么好，最终都会助长文凭主义，并削弱社会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认可和尊重。并且这种文凭主义下的精英傲慢引发了更多政治祸端。

桑德尔在书中阐述，2008 年金融危机就是精英政治的祸端，奥巴马政府坚持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华尔街，不追究银行责任，为银行提供资金纾困，因为对奥巴马周围的政治精英来说，银行家不仅仅是他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同行，因为他们都是精英，有着敏锐的头脑、复杂的行话和非凡的创新精神。

对此，桑德尔列举了历届政府总统山上 4 位标志性的美国总统中，有两位没有大学文凭，美国最近一位没有文凭的总统杜鲁门也位列美国最出色总统之列。在精英教育更早的英国也是全英国只有 1% 的人就读于牛津和剑桥，英国政府成员却大半来自于这些地方，他们没有成功阻止制造业流失、金融业泡沫等问题，甚至还导致了英国脱欧。与之相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成功的一届英国政府。埃德里政府恰恰是文凭资质最浅的。他的内阁中有 7 位部长当过煤矿工人，他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 11 岁就离开学校工作，建立了国际的英国话语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 13 岁当矿工，创建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你也许会说，让最优秀的人来执政不是正确的吗？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

优秀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要能够思考公共利益，要能够洞察许多趋势，但文凭仅能代表这个人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这种能力与治理能力、政治判断力毫无关联。而精英们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这一点，以教育经历为核心，劫持了 UG 主义的内核，将其变为文凭主义，即优秀的人拥有的都是应得的，而成为优秀的人，前提是接受大学教育。这种话语实际上非常容易戳破。2017 年，学术杂志刊发了一篇研究报道，标题为文凭主义与精英统治的讽刺五个社会心理学家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对典型群体的歧视行为，比如穆斯林、土耳其人、穷人等等。调查的 6 个群体中，最不受欢迎的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可悲的是，就连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接受了这一点。在调查中受访的教育程度高的人认为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责任在于移民、穷人或其他人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认为自己遇到的困难就是自己的责任。5 个心理学家在研究中访问，为什么教育的话题被心理学研究忽视了？答案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压根不理解这些问题，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只一味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而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人，本身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无法自我研究。精英看不起他们，就连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他们仍然相信美国梦，他们只是不再相信全球化。精英、政客、商人、特朗普的出现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为此，他们甚至不惜跨越山海涌向华盛顿，以暴力抗议自己支持者的败选。这就是 UG 制给美国带来的傲慢和分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在讲述 UG 制下失败者的痛苦，那是不是强者就过得怡然自得呢？不是。桑德尔在后半段中着力描写了整个体系，并写下了最终观点，在 UG 至上的社会里，没有赢家，无论弱者还是强者，都被剧烈伤害着。前面我们对文凭主义进行了否定，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并不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优秀，文凭也不是人的价值所在，文凭主义是错的，但这并不代表教育本身也是错的。是因为精英们劫持了教育，将其变为 UG 选拔的通道。事实上，在今天，在当下，高等院校已经变成了主导社会分配的体系，高校授予的证书决定了你能否获得高薪工作和有声望的职位。还记得前面那个好玩的例子吗？奥，傲慢，高高在上，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 UG 主义起源



于信奉勤勉、节制、谦卑的基督教。在高等教育中这个故事也一样。我们今天对考最好的大学这件事习以为常，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崭新的观念。在 20 世纪上半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名校的入学资格主要取决于是否上过私立寄宿高中，因为这些私立高中只为新教精英提供服务，只要有足够的家世背景和财力，你的成绩并不重要。当然，那也是一个保守的时代，这些学校不接受女性和黑人、犹太人，受到严格限制。

直到 1933 年，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发起了一项改革，他认为哈佛这样的精英教育机构，目的应该是招收和培养最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能成为精英和领袖。克南特找到了实现方法，SAT 考试，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使用的智商测试系统。柯南特认为这个系统完全以先天的智商为判断，而非学科知识。无论精英还是穷人的孩子，在他面前都同样平等。第二年，克南特将 SAT 引入了哈佛进行测试，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多年间，SAT 在全美高校普及，就此成为了标准考试。

柯南特的理想很简单，颠覆这种世袭精英的格局，用忧地至上取而代之，以创建一个由来自各个阶层、各种背景的优秀人才组成的美国，他们将领导这个国家。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但实际上这是非常残忍的精英主义呀。柯南特实际上并不关心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反而希望更少。1938 年，在对高等教育的愿景中，他写道，如果现在进入高等大学学习的人当中，至少有  $1/4$  或者  $1/2$  被淘汰，让其他更有才华的人取而代之，那么国家会从中受益。国家不需要更多的学生上大学，国家需要的是更好的人才上大学。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历史的局限性，他们身处的时代甚至不让女性和黑人接受教育。站在当时的角度，他的确已经足够进步了，但克南特没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在他担任校长的 20 年中，哈佛的招生政策没有完全贯彻 UG 主义，申请入学的校友

子弟有 87% 都被录取了，而这些人多来自上流社会血统。在此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开始，精英们开始敞开怀抱，拥抱全球的其他精英。整个社会完全贯彻了 UG 主义，以 SAT 为标准，严格考核，从聪明睿智、训练有素的精英领导着美国克南特的理想实现了一半因为经过考核的精英领导着美国，而没有实现的那一半是颠覆世袭。

桑德尔引用了大量数据表示，在今天，SAT 成绩和财富背景高度相关学生的家庭收入越高，SAT 分数就越高，并且绝大多数得分高的人，其父母也有大学文凭。原因很简单，富裕家庭可以提供非一般的教育优势，各种私人课程以及辅导老师。在曼哈顿 SAT 一对一指导老师的收费是每小时 1,000 美元，相当于美国工薪阶级月薪的 1/3。

你可能会说，中国不也有很多补课吗？不，完全不同，中国最好的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大学，而美国最好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普通人连申请资格都没有。而在这些私立大学当中，精英阶层利用财富完成了世袭，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都伴随着完全介入式的补习和辅导。在富人街区，一个孩子的教育花费可以高达上千万美元，这种教育优势让他们的孩子拥有难以匹敌的竞争力。

桑德尔在书中写道，在美国，100 多所最具竞争力的大学中，超过 70% 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那 25% 的家庭，只有 3% 来自收入最低的那 25% 的家庭。在常春藤联盟高校、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其他著名学府，来自最富有的 1% 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全美收入居后 50% 的家庭的学生还多。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每 50

名学生中只有一名来自贫困家庭。

更低于一点的数据是在今天，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教育差距已经超过了 20 世纪 50 年代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教育差距。不知道柯南特知道后作何感想。桑德尔对这种情况评价到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这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初衷，或者是柯南特的初衷都相去甚远。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是提高社会流动，让有才能的人扩大机会。而在现实情况中，高校没有成为普通人扩大机会的地方，反而成为了精英阶级巩固特权的地方，圣子一体。

在教育世袭之外，今天常春藤联盟高校的大部分学校仍然保留着余音，计划优先接受校友的孩子入学，并且一些运动员特别录取资格也是为精英准备的，因为这些运动分别是帆船、赛艇、高尔夫、水球、击剑、骑马。最具讽刺性的是，在柯南特时代，受制于空间距离，精英们多集结在某一地域，互相认同，普通人仍然可以在新的地方寻找机会。而在经济全球化，当高校引入 SAT 之后，精英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因为 SAT 的公平和哈佛耶路的名声让精英们拥有了全球性的认证，所有精英都涌向美国，涌向高校，然后在毕业后奔赴无数个国家，成为新的精英，新的领袖。

柯南特用 SAT 和 UG 主义驱逐了那些世袭的贵族精英，却创造了比贵族更傲慢、更自命不凡的现代精英，仍然统治着时代。这也正对应了桑德尔前面的那句话，对普通人来说，精英的同胞是全球的其他精英，而不是他们。桑德尔遗憾地表示，在当代，高

等教育的内涵已经完全流失了，学生们进入高校不是为了学习成长、探索世界，而是为了人脉、社交以及优秀的教育背景。简单来说，高校已经成为了一种分类机器，将不同的精英用相同的方式生产出来，发往全球。那么精英们就完全获胜了吗？没有，他们从拥有自我意识那天开始，就被不断灌输催化、强制性培育，每一分每一秒都紧紧绷住。完美主义焦虑、严格的自我评判随之而来。在一项对美国 100 多所大学的研究中发现，每 5 名大学生就有一人有自杀念头。每 4 名大学生就有一人被确诊精神疾病。从 2000 年到 2017 年，20 至 24 岁的年轻人自杀率上升了 36%。我们常常听到美国各种枪击案，而在年轻人当中死于自杀的人要多于他杀。在这一部分的结尾，桑德尔写到，UG 至上的社会制度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施加其暴政。在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中，分镁极致会引发焦虑，让人身心俱疲的完美主义及忧寂至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努力的掩盖脆弱的自尊。在分类机器筛选掉的那些人当中，这又强加了令人沮丧甚至具有羞辱性的失败感。

这两个方向的暴政有共同的道德来源，始终不渝的 UG 至上信念，你看 UG 主义没有放过任何人，无论强者还是弱者，共同碎裂一地。国际主义从诞生那天就代表着一种美好理想，即它将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但现实是它没有实现，反而固化了社会阶层，造就了新的世袭制。并且在 UG 至上的话语下，世界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强者，一边是弱者，没有中间地带。美国一直以来骄傲的橄榄球社会消失了，中产阶级被瓦解了。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总结。

桑德尔在政治、教育、工作三个领域分析了 UG 主义的问题。在政治上，政治精英们没有想到 UG 主义本身就是分裂的渊源，面对社会问题，不断从 UG 主义出发提

出解决方案，这不仅无力解决问题，还深化了问题，最终把工薪阶层推向了特朗普的怀抱。在教育上，游民主义劫持了教育的内核，将其变为分类机器，年轻人不断接受分类筛选、排名，其教育功能不断丧失，资格认证功能则不断膨胀，胜出者饱受惊惧折磨，失败者则蒙受社会羞辱。在工作上，UG 智商直接贬损了普通劳动者，形成了以精英为首的话语。他们对普通劳动者的焦虑、抱怨毫不在意，反而嘲弄、漠视，导致了绝望而死的出现。桑德尔当然也就这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想法，在大学教育层面，重新评估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在所有申请者通过考试之后，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录取谁。在工作层面，他认为社会应该形成对工作的尊重，无论任何工作都应该对其的公共利益进行认可。

在成功的定义上，应该重新讨论 UG 的含义。大公司 CEO 可以是 UG 的认真工作的清洁工，也可以是 UG 的不能以经济价值来定义 UG。这些解决方案，无论详检核心都是一点公民道德，我们曾经拥有倡导并践行，但在幽寂之下被摧毁的公民道德公共话语需要被重建，人们需要意识到教育政治工作不能以经济价值为标准，还应该引入道德理想文明。在许多问题上，比如经济问题、教育问题、政治分歧，精英们自视甚高，将这些问题用术语和政治话语包装起来，只容许自己人探讨，但这些问题有许多都不是由专家来回答的科学问题，而是应该放在公民层面来讨论关于权力、道德、权威和信任的问题。游民主义也许是经济的最优解，商业的最优解，但绝对不是政治的最优解，文化的最优解，甚至都不能是解。过去 40 年来执政的精英们的失败之一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把这些问题置于政治辩论的核心，这种政治怨恨导致了当前这种处境，激发了被民粹威权主义者利用的不满，正视精英政治和技术官僚政治的失败，是解决这种不满和重新构想公共利益政治不可或缺的一步。至于这些话精英会不会认可并执行，没人知道，因为 UG 之上是精英赖以存在的根据地，而人总是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前面我们谈

到在 UG 制下，强者弱者都充满了悲哀，让人无力的是，UG 制这个词的本身也充满了悲哀。UG 主义出现的很早，但 UG 制这个词是现代提出来的。1958 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写了一本书，在书中提出了 Merry TAXI 这个词，也就是 UG 制。他在那个全球化还未开始的年代就洞察了 UG 主义的弊端。他认为 UG 志描述的不是理想，而是一个反乌托邦。他在书中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也就是说这个词的诞生是为了批判幽寂主义，但这个词诞生后却被大量用在社会、学术、政治之中，人们把它当作一种美好愿景反复使用。

1996 年，英国工党人物托尼布莱尔面对公众表示，新工党致力于实现 UG 制，人们应该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出身或特权优势获得晋升。第二年，他成为了英国首相，并且在 2001 年的连任竞选中，他再次表示要严格推行 UG 制，把经济和社会领域向精英和天才开放。

那一年，英国卫报采访了迈克尔杨，当时的杨已经 85 岁了，他沮丧地对英国媒体表示，他担心自己的黑暗预言将会成真。我预测穷人和弱势群体会被打倒。其实他们已经被打倒了。在创造了如此多英才的社会里，被认为没有才能确实会让人处境艰难。下层阶级从未像现在这样，在道德上处于如此无所遮蔽的境地呀。

在采访最后，他也不知道对这个更加两极化的 UG 至上社会能做些什么，他只能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布莱尔能把这个词从公共词汇中删除，或者至少承认 UG 至上的缺点。尤其主义不仅劫持了政治教育工作，就连批判他的词语也被劫持，将其变成了

赞美和渴望的词语。

这个词的创造者最后的反抗是希望精英们能把这个词删除。1958 年，当迈克尔扬在书中提出 UG 制这个词时，他认为这种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会引发政治反弹。他在结束反乌托邦叙事时预测在 2034 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会在场反对统治精英的民粹主义反抗中崛起。2016 年英国人公投支持英国脱欧，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这场反抗提前了 18 年。至此本视频已经结束，但还需要做一些补充。

精英的傲慢一书，内容详实，立意鲜明，论述过程更是旁征博引。但此书为美国文化本位，漂洋过海之后难免使观众产生一定疏离，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基于视频表达的逻辑对内容进行了整理排序，并引用了更适合我们视角的例子，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略过了书中一部分内容。比如桑德尔用开头的哈佛招生丑闻、特朗普支持者和自由派精英的论战、撒切尔和希拉里的政治修辞等等等等。其中桑德尔还对比了中美经济发展，认为事实上所谓的美国梦在中国更有机会实现。